

陈丹燕 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FAIRY AND ME 我和精灵

陈丹燕 著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YOUNG READERS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陈丹燕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FAIRY AND ME 我和精灵

陈丹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和精灵 / 陈丹燕著.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8
(陈丹燕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ISBN 978-7-5358-9529-5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79657 号

我和精灵

总策划：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吴双英 王慧敏

责任编辑：杨 巧

特约编辑：陆 欢 魏舒婷

插图绘画：君 翱

封面设计：白咏明

质量总监：郑 瑾

出版人：胡 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6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我多么想和你谈心，可以吗？

回想起我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过着十分有规律、十分寂静的生活，仿佛那时有许多时间做青春的玄思。深夜的时候，听到遥远地方隐约传来的火车过站的汽笛声，心里会因为它的悠远、它的呼唤般的声音，以及它内在的流浪般的蕴含而轻轻一动。寂静的、没有皱纹的心一旦轻轻一动，就会有很久的回响。

那时候多么地渴望生活，多么地渴望知道被遮在生活帷幕之内的那一部分。敏感的女孩子，已经从父母亲一瞬间不自然的表情，或者父母的朋友不经意的闲谈，或者教师办公室门口听到的一些教师间的谈话，或者别人家阳台上迎风飘扬的洗净的衣物床单等许多许多地方中感到有很大一部分生活，真正能解释在心里盘桓不去

的疑问的那一部分生活，被真正的大人用帷幕掩盖着。

有时路过父母的房间，看到母亲靠在暮色苍茫中的屋角的大椅里，脸上流动着平时不见的沉寂和辽远，多么想知道在母亲的心底里，生活到底是什么。

那时像猜谜一样地拼命猜着生活的模样。

那时实际上也很怕生活。

那时对生活的玄思，实际上是对书本上对孩子说的生活美好产生了怀疑，但又拒绝承认生活的残酷和平淡。

记得那时我多么想和一个大人谈心，想和一个女人谈她的心情、她的生活，和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过去与未来。我多少次地想象过我和那个想象中的女人的谈话。我的膝盖碰到了她的膝盖，我能闻到她身体散发出的成年女人的淡淡的成熟的，有性感的芬芳。我对自己将要行走的女人的道路怀着惊异和探究的心情。我找啊找啊找啊，有人问我说生活的格言，有人问我做少女时代的回忆，有人微笑地看着我并不说话，然后说：“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没有找到那个女人，虽然从少女时代到现在，我走过了长长的一个青春，我始终对智慧温文的年长女人抱

着偶像般的崇拜，但终于有一天，当一个小孩对我称阿姨，而不是姐姐的时候，我才猛醒：原来我早已经长大了。我自己已经到了幻想中的那个智慧的女人的年龄。

我成为一个作家，写了许多我自己和别人的故事。我的生活仍旧很平淡，看着日子在我指缝里沙般地沉下去，在惊异和探究的心情里面又增加了一些身受的感触。对于生活，我总是有些恍惚的，总是惊奇于原来它不是一个梦，只有在绿格子的稿纸上，才能细细将它梳理出一种头绪来。

然后有女孩写信给我，问：我多么想和你谈心，可以吗？

那是许多年以前我所热切而害羞地问别人的话。

此后再写作，有了一种新的目的，这就是想做那一个肯平等将心境与处境说给女孩子听的人。

我想这对于她们中的一部分，一定有安慰。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很高兴。



目 录

◎ ◎ ◎

我和精灵

小孩学坏并不容易 / 003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 029

永别了，妈妈 / 050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 067

青春之战 / 105

附 录...

关于《我的妈妈是精灵》 / 147

在童话作家那儿我学会了讲话 / 151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陈丹燕 刘绪源 / 154

陈丹燕创作表 / 176



我和精灵

她蹲在地上，一手拿着把尖尖的小手术刀，一手紧紧抓着一个绿绿的小生物，那是只小青蛙。它的血正往下滴，一下滴一滴，滴到蓝碗里，妈妈在杀青蛙，那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它那么绿，那么灵活。



小孩学坏并不容易

我们的计划好像有点作用，爸爸虽然没有松口，可也没再提这事。

李雨辰说不能松气。有一段时间，她的爸爸妈妈看她不理他们了，也闷住过一阵子。李雨辰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慢慢原形毕露，该吃的吃，该玩的玩。然后突然有一天，爸爸晚上对她说，明天要领她去法院，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大人在没事的时候，总把孩子抱在怀里，心肝宝贝地叫着，可是其实心里并没有真把孩子的要求当一回事。他们总是更多地听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听小孩子的。

李雨辰说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不过，我刚刚也在想，你的心真好，陈森森，你懂得为别人着想。可

是心好的人会吃亏。吃亏不是好事，何况是大亏。你也要为自己想想。”

我问：“那你说怎么办？我当然也不要自己倒霉，我也想当一个幸福任性的孩子，一直这样到长大啊。”

“总归要你爸爸亲口说出来‘不离婚’这三个字，才算结束。”

李雨辰说所有的人都说，一个坏孩子并不是自己就可以坏起来的，与家庭有关。特别是离婚家庭的孩子。晚报的记者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去调查，说许多孩子都是父母离婚以后变坏的。所以那记者吓唬所有要离婚的父母，想想他们那些马上要变坏的孩子。

还有一个女歌手吸毒，也是因为小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婚了。

李雨辰点点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也许是寂寞，也许是没人管，也许是将来变得像那个女歌手一样吧。一个小孩，会怕许多事。

李雨辰点点头：“是怕自己变坏。我不要做坏孩子，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每天写日记，都要检查一下自己

什么地方可能不好，我最怕自己不知不觉就变坏了，我知道没人愿意自己当坏蛋，他们也都是没有办法。”

李雨辰说着，缩起嘴唇来看着我，那是很委屈、很倔强的样子。可慢慢的，她的眼睛一点一点充满一大包眼泪。她一眨不眨地睁大着眼睛，透过她的眼泪，宣誓一样地看着我。又过了好一会儿，李雨辰的眼泪慢慢地退了回去，它们一滴也没有流出来。

这时，我才敢开口说话。我说：“李雨辰，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比所有的人都有出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像你一样，你真的很自觉。”

我真的是这么想，像我，实际上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孩子，许多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不可以学坏，但心里并不真的想要把自己变得多么好。因为不怎么有动力。我想，也许等我爸爸妈妈真的离婚了，我也会像李雨辰一样，最后比许多人有出息。因为别人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多。

李雨辰说：“我就等着这一天。”

李雨辰教给我一个新招，就是装变坏了，当小流氓，让爸爸妈妈急一急。“家长最怕的是这个。”

“怎么才真正算是小流氓呢？抽烟吗？骂下流话吗？夜不归宿吗？”我说。说着自己也笑起来，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听起来很刺激。

李雨辰说：“对，这些怕是都要学，要不然他们也不相信。你爸爸已经知道你在想法子阻止他们离婚，你这次得装得很像才行。还要学打扮。晚报上说女孩子变坏的标志，就是突然讲究打扮，喜欢与众不同的奇装异服。”

不管说到什么，李雨辰总是把晚报抬出来。李雨辰说，不是晚报，也没人跟她说这些事。别人说的都很空，都是泛泛而谈。

我们俩在一起讨论了好久，都很兴奋。我们从小到大和人讨论的，总是怎么样能做得好一点。或者是自己怎么样超过别人，成为最好的。可现在，我们按照李雨辰的那些小小的剪报，讨论怎么能装坏孩子。从前我们总是在想，要好好地做一个好孩子，真不容易。但现在我们才发现，要真正做个坏孩子，也不容易。一时，没有抽烟和骂下流话的需要，要是夜不归宿的话，我们能到哪里去。听上去真的是不可能做的。

我们一直说到李雨辰的爸爸下班回家来。李雨辰长得像她爸爸，都有一张快乐的大嘴。

他站在走廊里换拖鞋，把公事包往地上一扔，说：“哦，小朋友来了。”

他给李雨辰三十块钱，让她去红甜心吃面。

“你呢？”李雨辰拿了钱问，“我帮你带点什么回来？”

“我先躺一会儿再说，累死了。”她爸爸说。

李雨辰悄悄跟我说：“是他要出去和人吃晚饭，不好意思说出来。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我和李雨辰一块出来。黄昏时候的路上都是回家的行人。我们路过一家夜总会，里面的灯下站着一个高高的小姐，穿着大红旗袍，像蜡人一样笑着，十分钟都不变脸。这可把我给看呆了。每次我都是白天经过这里，那时这里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从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说：“天都快黑了，我得回家去。”

李雨辰说：“先陪我去吃面好吗？我买便宜一点的，三十块钱能买两碗了。”

我说：“我妈要着急的。”

李雨辰笑笑说：“你不是要开始变坏了吗？忘啦？你现在可以什么规矩都不遵守的。”

她伸手拉着我的胳膊，我说：“你大概也想我陪你一块去吃面吧？”

李雨辰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不过也有帮你破坏规矩的意思。你想去吗？”

我说：“其实我很想。”

李雨辰常来这地方，我们马上就找到了桌子。坐下以后，李雨辰斜过身体往桌子上看，然后点点我这一边的桌子说：“他们没擦干净，你先不要把手放上去。”

店堂里那么多人，就是没有我们这样，只有两个小孩来吃面的。人家的小孩子都跟着大人，人家是幸福的家庭。他们叫了满桌子的小菜，爸爸还喝一瓶啤酒，小孩也有人帮着剥虾。我不看他们，就别过头去问李雨辰：“我得骂下流话，这是变坏最主要的一项。可我从来没骂过这种话。”

李雨辰说：“我也没有。”

“咱们先试试？”我犹豫，可也很兴奋。这可是天大

的事，哪家爸爸妈妈也见不得女孩子有这么脏的嘴。

李雨辰忍不住想笑出来，可她硬板下脸来，很严肃地说：“试试就试试。”

她看看我，张着嘴，可说不出来。她就说：“你先说。”

我也说不出来。

李雨辰说：“你总归听到过那种小流氓骂过的，对吧？”

我点头，就是听到他们骂，听到一次，心里就抖一次。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要骂。

李雨辰说：“那咱们谁也别不好意思，一二三，一块骂。”

这比较公平。

李雨辰叫了一二三，我们很轻地骂了半句。

操——那——

听上去，那声音和语调，就像是在叫“妈——妈——”，是那种奶声奶气的小孩在叫。

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笑起来。

李雨辰也笑起来。我们俩笑成一团，把小壶里的醋都抖得倒出来了。

旁边桌子，坐着一家人，也有一个女孩。她妈妈瞪